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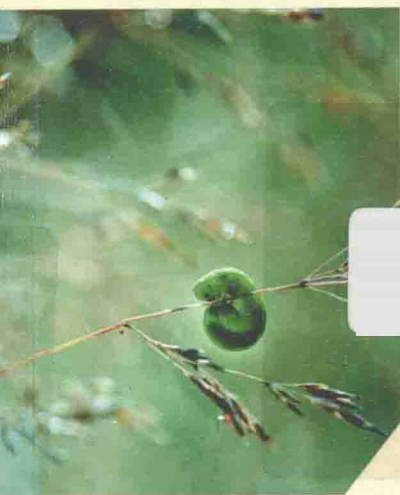
中国作协
创研部

2014 NIAN

2014年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二十年，一套书
中国作协倾力打造
当代华语文学年度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2014年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4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
(2014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7750-7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3106号

责任编辑: 刘程程 方莹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3.3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23千字

定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





2014年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 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
- 微型小说卷由姚雪雪和陈永林同志负责；
-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 MULU

尚存葆的个人档案	阿 成	001
小尾巴	曹文轩	020
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	邓一光	036
我在小区遇见谁	范小青	055
虚拟	毕飞宇	067
合作	刘庆邦	078
喊树	陈应松	090
米高和张吾同	胡学文	100
妖母娘娘	陈世旭	113
在酒楼上	蒋一谈	126
口唤	马金莲	144
闪电	余一鸣	156
走甜	黄咏梅	168
老爸的家庭会议	女 真	181
皮影戏	晓 苏	198
贵人不在服务区	须一瓜	213
酒桌上	哲 贵	223
八道门	周李立	233
这世界	吴 君	253
寻找梅林	王小王	264
请你去钓鱼	曹军庆	289
一击即溃	阿 乙	303
两次别离	马小淘	309





2014年
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雇佣	周瑄璞	328
温馨叨灯	康 健	341
苦心误	容三惠	358

尚存葆的个人档案

阿 成

在“娜达莎”啤酒馆喝啤酒的时候，我粗野地嚼着酸黄瓜说，最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啦，一直想写一个有关东北人经历的故事。朋友放下了啤酒杯，以手做枪，对着我问，你确定？我说，确定。他问，不挑拣？我说，谁都行，但必须是男人。他说，怕女人写出感情来？我用五六秒的时间鄙夷地看着他。他说，明白了。没过一周，他便主动帮我物色了一位。

实话实说，见到这位叫尚存葆的人我多少有点儿失望，这家伙邋邋遢遢的，有点儿不修边幅，不太像一个有上亿资产的民营企业家（或者已经破产了也未可知）。但是人家已经来了，再加上彼此年龄相仿，我们不仅谈得挺融洽，而且相当坦率。

介绍一下这个尚存葆。

尚存葆出生于黑龙江省的翠岗市，纯粹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翠岗，顾名思义，这个小城市处于丘陵地带。天一擦黑，亲们，这座北方边陲小城展示的竟然是老派重庆山城夜景的样子。据说在上个世纪，尽管翠岗人民很努力，很忘我，但这座小城市里还是连一栋像样的大楼也没有，市委市政府就是一溜普通的、掉了墙皮的平房。书记、市长、武装部、组联部、妇联、工会，都在这一溜平房里办公。秋天的时候，干部们穿着军大衣，揣着手，来到院子里晒晒太阳。办公室里阴冷阴冷的，人受不了。

尚存葆的家就在政府的对面儿。他究竟一共兄妹几个，我没问，他





也没说。

尚存葆对我说，阿成老师，我还是半大小子的时候就开始幻想。

我问，幻想什么？

尚存葆说，幻想等自己长大成人了，在翠岗盖上几座大楼。

凭直觉，他绝不是那种善于编瞎话的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通常是这样的，当你真正地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对方还是挺幼稚、挺天真的。不像大城市里的小孩儿，一生下来就贼成熟、贼老练。电视台的记者一来采访，小嘴叭叭的，贼会说，全是政工话。这世界怎么啦？

少年的幻想是有了，但让这个叫尚存葆的小小少年苦恼的是，他的祖父和父亲，通俗地说就是爷爷和爸爸，都是当地的资本家出身。这可是挡在一个半大小子幻想之路上的两座大山哪。山下面的小小少年尚存葆变得沉默寡言了。

因为有两座山挡着，1968年尚存葆中学毕业以后，被学校“安排”下乡劳动锻炼。他去的是海冬青农场。到了农场之后，这个刚刚长出小胡茬儿的青年人相信，只要自己好好干活儿，尤其是多干别人不愿干的苦活儿、累活儿，就一定能得到无产阶级的宽容和信任。

借用老式新闻语言，尚存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尚存葆说，在农场里，我什么活儿都干过，没有我没干过的活儿。

尚存葆还告诉我他特别欣赏梁晓声写的电视连续剧《年轮》。

他说，阿成老师，剧里有一个人物特别像我。不过我比他的经历还复杂，还困难。我就是不吱声。

我说，打死也不说呗。

尚存葆说，就是闷头干活儿。

我问，那你是怎么想的呢？兄弟。

尚存葆说，我是这么想的。过去，我爷爷和我爸剥削你们的爷爷和爸爸。我现在请你们来剥削我。这咱们不就扯平了吗？阿成老师，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我笑着说，幼稚是可爱的。

尚存葆突然问我，阿成老师，描写十二月党人的书你看过没有？

我说，你那时候也开始写诗啦？

尚存葆说，没有。搞对象了。

我说，噢，那本书是有那么一幅插图，几个戴脚镣的苦役犯在看家信。

尚存葆说他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有女朋友了，叫章向阳。用古人的话说，他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虽说章向阳下乡去的是狼山，后来又调到了生产建设兵团。两个人一直是鸿雁传书，秘密地享受着爱情的甘甜。而且这一隔山之恋成了尚存葆闷头干活儿的巨大精神动力。在他心里面，章向阳就是圣母玛丽娅，就是战无不胜的什么什么思想。

由于尚存葆在兵团始终是那样特别肯干，特别认干，又是几年如一日。最后，赢得了农场领导的赏识。领导想，他爷爷和爸爸是资本家，他又不是。况且这几年也把这小子折腾得差不多了。于是就把他抽了上来，让他负责带开卡车的那17名温州知青，往佳木斯兵团肉联厂运送猪肉。亲们，这活儿相当美了，装车、卸车，中间就是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看沿途的风景。在那些日子里尚存葆感觉自己已经上了盘山道了，快要翻过挡在他面前的那座大山了。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和煦的春风一吹，沿途满山的杜鹃花都开了。坐在驾驶室里的尚存葆看着看着，脸就红了，心里痒痒的。他想，呀，咱是不是该结婚啦……

想结婚，但手里没银子呀。在农场干一个月，工资才30块钱，扣去伙食费，就剩下几块钱了。咱就是再简朴，剩下的这点儿打醋的钱也结不了婚哪。尚存葆的对象章向阳对结婚这件事也是一筹莫展。唉，只有往后拖了。这样一拖再拖。撩人的春风又吹了起来，满山的杜鹃花又红红火火地绽开了。尚存葆浑身的热血又奔腾起来了……这可咋整啊——

阿成语录：路上总是有机会的。

一次，大卡车正迎着强劲的春风往兵团肉联厂送肉的途中，经过一个自由市场时，坐在驾驶室里的尚存葆突然灵光一闪，呀，有门儿了……

尚存葆说，阿成老师，当时兵团肉联厂给的肉价比较低，而自由市场上的肉价就高出许多。我心里就想啊，能不能吃一口其中的差价呢？一次就吃一辆卡车的。反正把肉联厂定的猪肉价钱如数交给农场就是了，不会给农场造成什么损失。如果匿下这个差价，我就可以攒够结婚的钱了。

尚存葆说，阿成老师，为了娶媳妇我总不能去抢去偷吧？





我说，咱不那么干。

尚存葆说，是啊。

尚存葆决定把自己突然冒出来的这个主意告诉了那 17 名温州知青。哆哆嗦嗦的他真是没想到，竟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说起来，在北大荒的几度春风吹拂之下，这 17 名温州知青也都有对象了，野草都开花了，何况人哪？而且这 17 名温州知青差不多都面临着结婚没钱的窘境。俗话说，道不同不相谋。就是这种共同的感受让他们秘密地达成了协议，即：把其中的一卡车猪肉拉到佳木斯的自由市场卖掉，然后，再按原价把钱交给农场。把其中的差价顺下来。讲好了，一人吃完一卡车的差价后，结束。为此几个人还排了个顺序，尚存葆主动要求排在最后一车。

这一冒险又刺激的勾当他们干得非常顺利，而且相当成功。每当卡车拉着猪肉刚开到佳木斯自由市场的时候，摊贩们都过来抢啊。一会儿就卖光了。贼激动。那一年春脖子长啊，在撩人的春风吹拂下面，按照事先排好的顺序，前 17 名温州知青都兴高采烈地拿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差价。亲们，有了这一沓子钱就可以安排婚事啦。待到最后一卡车猪肉在自由市场卖光了以后，尚存葆也顺利地拿到了自己的那份差价。手里拿着这沓子人民币多激动啊，眼睛都潮湿了。是啊，现在有钱可以和章向阳办婚事了。

尚存葆说，阿成老师，没想到，恰恰就是这最后的一卡车猪肉出了问题。

我说，栽了？

尚存葆说，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正赶上开最后一车的那个温州知青结婚，人家是新婚，正云一脚雾一脚的，咋也不能硬把人家从洞房里拎出来开车送肉吧？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地方的司机顶替他。

我问，这人可靠吗？

尚存葆说，可靠。我早就认识他，人相当憨厚。阿成老师，东北人不可靠的，有，但少哇。

我问，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尚存葆说，我们将这一卡车的猪肉脱手之后，我给了那个司机六片子猪肉作为酬劳。

我说，讲究。

据尚存葆讲，那个交接六斤子猪肉的场面相当仗义，也相当感人。那个地方司机的泪花花儿直在眼眶里打转。亲们，那叫六斤子猪肉哇，当年城里每人每月，才凭票供应半斤肉，还都是瘦兮兮的。

欢喜分两头。尚存葆有了钱，立刻着手结婚事宜。所谓“火到猪头烂，钱到婚事办”。婚礼办得热闹，一对新人儿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还化了妆，因为是那种老式粉妆，新郎新娘化得跟一对扎彩人儿似的。一个直挠后脑勺，一个羞羞答答的，拉着手一块儿，顺着拐往洞房走。领导还特批了一些猪肉、猪下水给尚存葆办席。酒席整得相当丰富。

这边正办着婚礼哪，而佳木斯那边的一家冷冻厂刚好丢了一卡车猪肉。报案了。查吧。查来查去，查到这个地方司机的头上了。同志们，那个年代的人们，无论是阶级觉悟，还是对敌斗争的警惕性都相当高。简洁些说，是这个地方司机的邻居看见他晚上往家里扛了好几斤子猪肉。

邻居向警察报告说，我当时正好出来撒尿，刚要尿，发现……

警察问，你看清楚啦？嗯？

邻居说，贼拉拉地清楚，大月亮天嘛，那小子扛斤子猪肉，嘴里还叼着一根烟卷儿，瞅把他牛的。平时瞅着挺还什么一个人儿，啧！

随即，这个地方司机也被公安机关弄了去。他进到分局前后不到30秒，便供出了尚存葆。

警察出门去抓尚存葆之前，还轻轻地拍了拍那个司机的脸颊说，师傅，气色不错啊，油汪汪的。

当夜，警察就把正在蜜月中的尚存葆从被窝里给薅了出来。

新娘用被子捂住前胸，哆哆嗦嗦地问尚存葆，这是为啥呀？你犯啥事啦？

尚存葆哽咽地说，没事儿……

尚存葆没把自己吃差价的事儿告诉媳妇章向阳。

警察说，没事儿？没病不死人哪。走吧。

然后，那个警察对章向阳说，你就准备和这小子打八刀吧（离婚）。

说完，就把新郎给带走了。

尚存葆知道这下子完了，自己是黑五类子弟，这事儿一出，指定没什么好果子吃了。听说公安机关对黑五类子弟的审讯相当严厉，手脚放得很开。尚存葆心想，反正是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是个死。不



如死硬到底，把一切罪过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审讯开始了。

警察问，说吧，你的犯罪同伙都有谁？说！

尚存葆说，没有同伙。

叭！一个大嘴巴子。

有没有？

没有。

叭！叭！

到底有没有？

没有。

叭！叭！叭！

有没有？

没……有。

嘴驴是吧？

尚存葆说，叔，我拿我自己后半生的幸福起誓：真没有。

小子，你还有后半生的幸福吗？

……

事情一败露，尚存葆一进去，那 17 个温州知青同伙全都吓晕了，像一群排队进屠宰厂的羊羔似的，天天脑子里就那么几个词儿，什么“在责难逃”，什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个都开始默默地准备后事了。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没事。一年过去了，没事。两年过去了，还没事儿。妈亲哪，这是没事啦。

的确，这 17 个温州知青啥事儿也没有，始终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到了这时候，这 17 个温州知青终于明白了，尚存葆没供出他们。好哥儿们呀，亲兄弟呀。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

又是一年的早春时节。按照政策，这 17 个温州知青就要离开农场返城回温州了。在返城之前，他们曾几次约在一起冒着风雪，搭车或者徒步，走上百里的路去看看守所看望尚存葆。但是一次也没看成。最后一次到了那里，人家还是不让看。17 个温州知青在看守所的大门外，在寒风刺骨的露天地儿，抱头痛哭起来。

尚存葆说，阿成老师，我在看守所里一共蹲了一年多。

我说，遭罪啦，兄弟。

尚存葆说，遭的罪那就别提了，现在都不敢想……

我说，举一例子。

尚存葆说，这么说吧，凡是轻犯、重犯遭过的罪，我都遭过。

我登时火了，说，妈了个巴子，为啥呀？！

尚存葆说，因为我不服啊。看我不服就把我关进“小号”里。

我问，啥叫小号？

尚存葆说，就是高一米，宽一米，人进去之后，既不能站直喽，也不能躺直喽，只能蜷着身子在里头窝着。一窝就是好几天。一般的人根本就承受不下来。这么说吧，阿成老师，别说有罪了，就是没罪，自己也得给自己编个罪赶紧从小号里出来。在小号里窝着我就鼓励自己，坚持住，必须坚持住。

我问，为啥？

尚存葆说，因为猪肉的确不是偷来的。

我说，你这是凿死犟子，死犟啊。

尚存葆说，阿成老师，真不是偷的。

我乐了，说，兄弟，咱这儿又不是审讯。

他也乐了，说，糊涂了，糊涂了。

我说，不过，兄弟，我看着你现在的体格还挺好的。

尚存葆说，是。当时，看守所里一天两顿饭，一顿一个窝头，那指定吃不饱。但我坚持锻炼身体。管教过来的时候我就一动不动，管教一走，我就开始活动，做在学校学的广播体操。阿成老师，不少人在看守所里都蹲瘫巴啦，我心想我可不能蹲瘫喽，我必须得活动，我必须得像个好人一样走出监狱的大门。

我笑着说，别让媳妇失望是吧？

尚存葆咧嘴笑了。

……

这时候，尚存葆的妻子章向阳已经知道自己丈夫犯的罪了，尚存葆是为了和自己结婚，没钱，才犯了错，进了监牢。痛苦肯定痛苦，但在这样的痛苦之中她却感到了一种无上的温暖。她写信告诉尚存葆：“存



葆，你永远是最爱的人！”就这么一句话，让尚存葆的灵魂像鸟儿似的在监狱的上空自由地翱翔起来。

不久，尚存葆的案子终于有了说法，定为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即押往泰来劳改农场服刑。

尚存葆说，阿成老师，到了劳改农场情况就好多了，可以活动了，还能吃饱饭。不就三年吗？给个准数就中。

我说，我问你，兄弟，在监狱服刑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事儿？

他说，盼着老婆给我来信呗。

我点点头。

他说，你想想，阿成老师，我结婚才两天哪——还不到两整天，就一天一宿，第二天刚要睡，警察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直接就拖走了。

我说，你给我讲讲你被警察从被窝里薅走之后，你妻子章向阳的情况。

尚存葆讲在他出事儿之前，他的妻子已经被翠岗师范学校聘用为代课教师了。接到这个通知，那把她乐的，高兴得整宿睡不着觉。章向阳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人民教师。因此特别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当了代课老师之后，领导说她讲课好，板书也好，更主要的是，讲得好，工作又特别认真。但是，当校领导知道章向阳变成了犯人家属之后，脸像门帘子似的，叭地耷了下来，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准她再给学生上课了，取消了她的代课教师资格。让她到后勤去干那些谁也不愿意干的累活儿、埋汰活儿。干活儿的时候还经常遭革命师生的白眼。没有人再叫她“章老师”了，她的名字叫“喂，那个女的”。章向阳不仅从早到黑干这干那，还要承担起照顾两家老人的担子。这可不是出力就可以的事儿，还需要钱买粮、买煤、买样子，等等，等等。为了多挣点儿钱，章向阳离开了学校，到一家建材预制厂去当小工。在那儿和男工一样拖大泥、和大坯……人造得跟巫婆似的。

我问，兄弟，你在监狱里，没人劝她跟你离婚吗？在那个年代。

尚存葆说，我就害怕这个呀，不敢想啊。阿成老师，你想啊，人家本来是一个白白净净戴眼镜的青年女教师，因为我，被学校赶下讲坛，人

造得跟盲流似的。如果有人撺掇她，她的腰再一软，我这头也就完犊子啦。

结果没事儿？

没事儿！

不仅没事儿，反倒是章向阳不断地给在监狱服刑的尚存葆写信鼓励他，求他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三年很快就会过去的。

她在信中说：“到了那时候，咱们一切从头再来，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可信赖的精神支柱。我等着你。你的妻。”

你看人家这话说得的，到底是文化人哪。

我问他，兄弟，你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尚存葆说，元旦的前一天呗。

那，啥时候放出来的呢？

尚存葆笑了，说，也是过年的前一天，巧吧？

我说，讲讲，讲讲。

尚存葆说，放我出来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搓苞米呢。监狱的规矩是这样的，就差一个小时也不会提前放你，而且也不会提前不让你干活儿了。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媳妇从那边走了过来。我知道她是来接我出狱的。看来她大老早就来了。我就继续低头搓苞米，啥也不看。大队长过来了，蹲在我跟前，笑眯眯的，歪下头看我。我继续搓。心想，三年我都挺过来了，还差这半天了？！

大队长轻声地说，存葆，你看谁来了？

服刑三年，还是头一次有人不叫我监号叫我的名字，登时，一股暖流呼一下子蹿遍了全身，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但手上继续搓着苞米。

大队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别干了，回家吧。

我立刻站了起来大声说，报告政府，我还差半天释放。

大队长说，我特批你提前半天释放。走吧，你媳妇在那边等着哪。

我问，见了媳妇是什么感觉？

尚存葆说，说不清楚啥感觉，反正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这么热烈地拥抱过。两人见了面又是哭又是抱啊。

我说，解放了。

他说，对。自由了。



释放之后，尚存葆回到了翠岗。问题是，他不仅仅是没工作，两口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尚存葆东挪西借凑的，凑足了50元钱，买下了一个小偏厦子住了下来。当年房子便宜，好的房子也就几百块钱的事儿。

我问，那，50元钱的房子，这个这个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你给我描述描述。

尚存葆说，阿成老师，是这样的。早先呢，这个小偏厦子是人家放破烂的地方，仓房，根本不能住人。不大点儿，有站的地方就没有躺的地方。一刮大风，房子直晃悠，而且四下漏风。下雨天妥了，人更精神了，房子到处漏雨呀。但我们两口子高兴啊，毕竟自由啦，多开心哪。房子再破，可毕竟是自己的家呀。

我问，那之后的日子呢？

尚存葆说，是，我也不能在家里坐吃山空啊，咋也得找点儿活干哪。我就每天带上一把瓦刀到街头去站大岗。看谁家需要扒火墙子、盘炉子、盘火炕、修房子，我就去给人家干。干得要多认真有多认真，要多仔细有多仔细。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三块钱。不过也有一天一分钱也挣不着的时候。再说，在那个年代，除了干部，很少有人家花钱雇人干这些活儿，都是自己干。

……

不久，尚存葆的媳妇章向阳要生小孩儿了。可临近产期的时候，尚存葆竟身无分文。

尚存葆说，生孩子可是天大的事啊，没钱哪行啊？我就去借。阿成老师，当时的人太革命了，那是真革命啊，到今天我也分不清是真是假。任凭你咋说，词儿和谱就是搭不上。

我说，那，就没有心肠好的人吗？

尚存葆说，是有心肠软的人，但人家不敢把钱借给一个刑满释放分子，怕摊事儿。阿成老师，看到人家为难的样子你能说啥，只能说，谢谢啦。我走啦，别送，留步吧，留步吧……

我抹了抹眼角说，你看，你把我说得也眼泪吧嚓的……

自从尚存葆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过去的同学、朋友、街坊，还有他的亲戚全都跟他断了往来。即便是偶然相见，大老远的人家就都躲开

